

戰地報
告叢刊

石
光
著

魯北烟塵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67
12



戰地報告叢刊之十

魯北煙塵

石光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魯北煙塵

著作人 石 光

發行人 張 靜 廬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	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	
支店：	廣州· 梧州· 宜昌·	重慶· 上海·
分店：	武昌· 長沙· 成都·	西安· 漢中· 許昌· 蘭州· 桂林· 昆明·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(漢)初版
發行額：二〇〇〇冊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出版物：第〇二四二號
乙項：第一三五號

魯北煙塵

目錄

	目
一 到魯北去·····	一
二 荒漠的高唐州·····	七
三 我們這一羣·····	一五
四 用不上力量的工作·····	二一
五 警覺了這個縣域·····	二八

- 六 恥辱的退却……………三五
- 七 從博平到聊城……………四二
- 八 艱難的渡過了黃河……………四七
- 九 從東阿回濟南……………五五

魯北煙塵

到魯北去

出發了。

津浦線上的敵人，正在攻滄州的時候，山東的北部，成了極重要的軍事地帶，同時在恐日病者的心裏，這裏已轉變成危險區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出發了，出發到魯北去。

魯北，是在山東境內的黃河之北，敵人渡黃河，取濟南，實現所謂打通津浦線的夢想，必先佔領這個地方；我們這一羣年青的人，捏着拳頭，憑着有顫動性而負着發動廣大民衆任務的口，要使魯北的民衆起來，和軍隊合作！保衛魯北，保衛祖

國

天，正下着大雨，大雨下了不到五分鐘，濟南商埠地的二馬路，就變成了一條河；雨接續着這樣下，我們的操場，也就成了一個湖。

「出發的命令到了——夜裏十二點！」

「怎麼這麼急啊，天下這麼大的雨！」

「這是軍事行動啊！」

兩星期前，還都是文人的小夥子們，在軍令的約束之下，挺起胸脯，背着簡單的行裝，拖泥帶水，越過了小湖似的操場，滿快活的走上津浦路特在辛莊修築的軍用火車站。

——我們快活，那是因為在我們的眼前，都擺着一個美麗的希望：我們將開始有工作，有直接幫助抗戰的工作了。

——我們這一羣，在敵人的砲火聲中從平津跑出來，對抗戰的工作，比吃飯還需要。兩星期來，我們一直跟着中士班長和上尉隊長學體操，筆直了兩腿，受他們的「訓」。這雖然在生活上是夠興奮了，雖然爲了要在山東展開工作，不能不這樣做，但我們總覺得把時間和力量，盡消磨在「正步走」和「拔慢步」上，在抗敵中是一種損失。現在，現在渴望着的期望，就要實現了；我們就要把魯北的民衆組織起來，武裝起來，使他們成爲抗日的浪潮中的一支洪流。

車，鐵皮的悶罐，大約這鐵皮車在不久之前，是運過了馬匹，車廂中厚厚的木地板，有馬尿，而雨水從車門淋進去，和馬尿混合起來，底下的地方，這種混合物，足夠沒脚面。我們登上了車，揀沒有雨水馬尿的地方，把行李堆積起來，擠着坐在行李上，在幾乎使人窒息的馬尿氣味中，等車開；這裏每個人都意識到，這是在艱苦中奮鬥的開端，沒有一個人縐眉。

到車輛轉到津浦路正規的濟南市車站時，天已經大明了，這是非常可以紀念的一天，——這天是九一八的六週年紀念日！出發日，正趕上是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九一八，我們隊伍中的幾十個東北籍的同志，是更特別感到嚴肅的。

我們在月台上，舉行了一個簡單而莊重的儀式，唱救亡歌，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每個人都像在抑制着胸中激憤，無言的重返我們的鐵皮車，在汽笛長鳴聲中，北上。

車到禹城，我們赴高唐工作這一組——二十人，分別了大隊，下車了。在這裏，我同幾位在情感上是好友在工作上同志的夥伴們也分別了。

在禹城，因為等汽車，我們住了一宿。

那是一個小棧房，但不知道爲什麼，床舖連一張都沒有，陰雨的天氣土地上，簡直太濕了。

晚飯後，幾位同志和店掌櫃的談起來。先告他我們的任務，其次接着從敵人佔領了平津及在平津的暴行，談到敵人已經快到滄州，山東人若不團結起來，幫助國軍作戰，地方被日本強盜佔了，人可就得活。——我們在這裏，以店掌櫃的爲對象，開始了宣傳。

出乎我們意外的，是看樣子頭腦很簡單的店掌櫃，却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明白，熱烈的表示，使我們覺到他比我們的熱情還要高。

「這時候，敵人還沒有來，若不多有多少力量就盡多少力量來幫助軍隊，等敵人到了，命都不是咱自己的了……」店掌櫃神氣十足。

我們贊成這位愛國者，誇讚他。他又接着說：

「我們頂歡迎你們——官長們了，那些兵……」他沒有說下去，兵是怎麼的，却又換了一付笑得近乎討厭的臉，向着我：「這房子我給你們留着，隨便什麼

時候來住，請你留下個條子，寫「政訓處禹城辦事處」好不？

「那不能！」我簡單的回答，心裏有點不耐煩。店房裏沒有床舖的原因，這時我想出來了。店堂櫃口頭說着竭力幫助軍隊，實際却是不歡迎軍士在他的店房裏落腳的。

山東的居民，在統治者的壓迫下，對於官大人的事，一向是敢怒不敢言，並且學會了一套逢迎的話。你若認為他的話是真的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在這出發的時候，我們本來在腦子裏想的是，老百姓一聽我們的宣傳，就甘心的真實的自動的請我們把他們組織起來，最低限度，他們也應發出一些疑問來由我們給解答，辯論得沒一話講了，還不該由我們組織嗎？誰知道，他們還有一套逢迎的本事——這對於我們的工作，簡直是當頭一棒，使我覺到工作的前途是障礙重重。

但我們並不灰心，第二天，乘一汽車，在救亡的歌聲中，我們開到了高唐州。

「立正敬禮！」守衛高唐城門的衛警，回我們致敬！
高唐，是在歡迎着我們的啊！

荒漠的高唐州

一九三七的九一八紀念日，和中秋節是緊連着出發的那天早晨，在濟南的火車站上我們舉行了嚴肅的九一八紀念式，第二天晚上，我們又在荒漠的高唐州，悲涼的度過了中秋節。

到達了高唐，因為縣政府沒有給我們預備好住處，我們暫住在一個店房裏。解開行李，吃過晚飯，幾位年青的同志，發起要過秋節，於是我們出資，買水菓——梨，——花生，糖塊，菊花茶和月餅；每人化掉了一角錢。

月光在淡雲的遮蔽下，還不失其明朗。我們，連政訓處派來的幹事，一共二十一個人，團團的坐在四面是土牆的庭院中賞月嗎？每個不願說出自己是最弱的人，却怕都有悽愴之感吧？——我，雖然有勇氣在這動亂的大時代中做一點有益於人類的事，但在這生疏，荒漠的異鄉境地中，還要過這在歷史上，在習慣上宜於家庭歡聚的秋節，我們鼻子有點兒酸楚了。同時想到戰區裏廣大的同胞，蹂躪在敵人的鐵蹄之下，輾轉流離，在這月明的時候，其中也許正有一些人，撫着他們將將被敵人殺害了的親屬，在那裏哭泣……我更覺到我們在這裏用一角錢來享受中秋節，是十分慚愧的了。

一曲「松花江」從幾位東北的同志們唱出了，一位山東籍的小同志，感動得哭起來，但接續着這十分哀感的歌聲，是：

「向前走，別退後；
生死已到最後關頭，

……

……

拿我們的血和肉，

拚掉敵人的頭！

……

了。

歌聲把我們從傷感中振拔出來，我們開會討論第二天怎樣進行工作的事

高唐州是古代有名的城，在現代，它也有通禹城，通夏津，通聊城——即有名

的東昌府——的汽車公路，就交通說，也得算一個重要的城，但這城却意外的使人覺到荒涼。——城的東西南三面，成一個半圓形，城而不是方的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過。這裏除了縣政府和縣中學以及幾座古廟，完全是土房，在最繁盛的大街上，求一座完全磚瓦的建築物，簡直就不可得。因為這是縣城，所以這座城還是附近農村賴以交易的市場。這裏的交易，依然還保持着中古時代的風氣，他們是逢三六九日，來城裏趕集的。我們初到這城，認為這城裏沒有買賣，但是遇到集日，就證明那是想錯了；集日裏，飯館子，雜貨舖，布舖，肉舖，當舖，都很熱鬧的開門了。高唐城，連貫東西南三門的大街，擺滿了農民需要的一切的貨物，人聲喧嚷居然是很熱鬧的一個小城市。——但集日過，這裏就馬上變成了死的大街，死的城。

趕集是很有古樸情調的交易，這首先惹起了我的興趣。儘管我什麼東西不賣，在集市中，從東到西，從南到北，走個不休。男的——白髮蒼蒼的老人以及壯年

的農夫，女的——老太太和小姑娘，都在這裏做生意。假如我們用欣賞的眼光來看，以爲這種頗有古風的趕集是表現了老百姓悠然自得的生活，那又完全錯了；生在二十世紀的人，而文化停滯在十八世紀，我們可以推想得到，他們是遭受到了殘酷的壓迫了。成口袋的大紅棗子，換不回他們日用必需的東西，成車的棉花，賣掉了不夠還一年所積的債。在趕集完畢的時候，當舖的生意忙起來了，有些人，預先帶來了當頭，到當舖去補足他們出賣農產品不足的錢幣。——日本強盜的大砲還沒有轟到這些村莊，這些村莊的老百姓，就已經終年勞苦，還換不來一點了！韓書天在這裏的政績，可以看出來一點點了。

◎ 一九三七年魯北的水災，不只使我們滄州抗戰的將士，陷於極大的困難，遭受極大的損失，——敵人有水上的工具，損失輕。——魯北民衆受到水災的損害，也對我們抗戰力量，減消了好多。在魯北和黃河平行的徒駭河，發了大水，無限多

的居民的房子，以及在田地還沒有收穫的農作物，都被這大水浸吞了去。

高唐是以產棉出名的，水頭從南向北，漸漸漲上來了，棉田裏，一寸兩寸的水，深起來，完全未摘的或未摘盡的棉花，眼見得就犧牲了；於是民衆們盡力去擋水。每天早晨晚上，噹噹的鑼响，高唐城爲了水災，每天都在警報中。

和擋水工作同時舉行的，那是居民牢不可破的迷信觀念，使他們爲水災請「大王」；把「大王」請到一座古廟裏去，焚香燒紙，虔誠的禮拜。

所謂「大王」就是一條長不到一尺的小蛇，居民不知道從那里捉來，供在香案上，蓋着一張黃表紙。我得了經管這事的人的許可，特意揭開黃表紙看了看，那條蛇，尾端顫動着。被人捕來捉弄，大約是很恐懼，如果蛇而有知，要覺到牠的不幸吧。

我們的工作，是抗敵，是要使民衆知道抗敵，並且知道怎樣抗敵，破除迷信，不

是現在需要作的工作，而且當這水災臨頭的危險時期，反迷信適足以破壞民衆的情感，所以這時候，除了向他們說日本強盜的砲火，比水災還利害千百倍之外，就只好由着他們，向一條無知的小蛇，虔誠的禮拜了。

在高唐，可以和荒涼，艱苦，水災，迷信這些事情一併記述的，還有一位單單在裝束上是「普羅」的縣長。

我們第一次看見這位縣長，是在到高唐的第一天。那時縣政府正在修理署外的一座橋，同時把一塊石碑，遷移一個地方，他置身工役之間，在那裏監工。

徒駭河的漲水，使這位縣長先生，忙得緊，水頭到了高唐，他從東門跑到西門，終日忙得領着民夫擋水，有時候，絕早的起身到鄉下去，整天的不回縣政府，也是忙着擋水。

穿着一身草黃色的軍衣，不拿縣長的身份，擋水也像是爲了民生，——實際

是爲了作報告，逢迎上司。——在起初，我們對這位縣長的印象，真個是十分的好。過後，眼光僅僅看到目前的水災，日本強盜的砲聲，還沒有觸到他的耳膜，知道擋水面不知道保衛土地，關於這一點，我們知道他和他老百姓的見解是一致的。愚陋。他整天的忙着擋水，使我們這些非通過縣政府的關係不能工作的人們，忍耐着內心火一樣的熱情，把工作放在無限度的期待上。到最後，敵人攻下了德州，炮聲已經震動了高唐城，那末他，老老實實的把自己的細軟打成包裹，裝上木箱，先運走，留着一個輕便的身體，等到必要時，好空無牽掛的「跑」。

山東在韓青天的統治下，官吏是必須儉僕，耐勞，忍苦的；但山東的官吏，也僅僅做到了儉僕，耐勞，忍苦這一點。此外和民生有關的事，則完全不想作，也不能作。因爲韓青天選拔的縣長，大半是七兵出身的老總。——但敵人到了，却又沒有一點點的勇敢的精神。

我們這一羣

在魯北作民衆工作，被分發到高唐的我們這二十個人，有一半是學力較高的平津流亡的學生；那一半是本省的初中或高小的學生，這部份人，却受過三個月以上的嚴格的軍訓。山東當局，原本要用這些人，作三路軍的下級軍官。抗戰後，組織民衆，是高於一切的工作，三路軍的政訓處，就把這一批下級軍官，移作對民衆工作的宣傳員。團體裏有這樣一部份政治工作者，所謂一縣的幹部，在組織上，當然是不大健全了。

我們這一部份同志，看明白了這一點，所以在工作開始之前，就注意到了自我的教育。

於是工作研究會成立了，工作研究會的座談會也舉行了。

在第一次座談會裏，我們談的是思想問題。當報告個人的主張的時候，一位

同志站起來說：

「現在雖注重『物質』派，但『精神』派……」

話沒有說完，同志陳蘭徵打斷了他的話頭：

「什麼叫『物質』派，什麼叫『精神』派，請你解說一下，我們從來沒有聽着過這個名詞。」陳同志顯然是生了氣。

發言精神派的那位同志，臉紅紅的說不出話，一位在國內跑過好幾個省份的東北同志吉凱，站起來，解釋「精神」派大約就是唯心派，替他解了圍。

從這裏，我們知道，一部份同志的學力底的程度了。座談會完畢時，我喊陳同志，要請他吃花生。在大街上：

「天太晚，不能請你吃花生了，但我請你接受一個批評。」

「歡迎！歡迎！」

「我們的自我教育工作，應該在不惹起他們學力低的同志的反感，否則大家都是上尉——我們的官階是上尉——誰管誰，鬧出來隔膜，就更不好辦，你今天對「精神」派的倡導者的態度，是一個錯誤；你承認不？」

「承認！承認……」陳同志緊握着我的手，從此，我們這兩個過去並不相識的人，成了好朋友。

隨着一部份同志的文化水準低，就發生了使我們覺到更不好克服的壞現象。

「今天在×門上，警察沒有給我敬禮。」

「少教訓，下次揍他！」

「老×披着武裝帶回家，真神氣。」

「老×披上武裝帶，也不一定被人看得起；警察給你這位上尉敬過禮？」疑問向着老×。

老×神氣十足，得意洋洋的說：「不敬禮，他也得敢！」

原來這一批同志，被分發來此工作，認為是升了官，幾位本縣的同志，更以為是衣錦還鄉，所以專門的注意到社會的對他們恭敬與否。雖然他們還沒有和警察真個撕打起來，但存了這種心理，對工作不能作——寫宣傳文字，十個句子準有八個不通，講演胡說一氣，也不能應付五分鐘。——而且也就不想作了。

此外，談到我們的幹事。

負責一個縣的民訓工作，尤其在抗戰的時候，該多麼的重要！但山東第三路軍政訓處，選派的幹事，却大都是由各機關人情推荐的謀差事者，應付差事有餘，

救亡云云，則離題太遠。

我們知道三路軍的政訓處處長余心清先生，和四區處處長許多瓊先生——高唐屬四區——都是很認真做事情的人，但他們選派幹事，不能破除情面，雖然說是爲了顧及環境，可是在抗戰緊急期間，好多青年的寶貴時光，多虛擲到浪費上去，這個損失自己認爲別人也認爲的青年領袖余先生和許先生，是不能不負責任的。

我們高唐的幹事，就是在人情中產出的代表，如果說無能也可以算一種本事，那末這位幹事是十足的有這個本事的。

也許是由於體格的不好吧，他去找縣長辦公，得由同志們催幾次才動身，到縣府去不到半個鐘頭，回來就得睡兩個鐘頭。不過他也有一個長處，這長處也是從能「應付」中引伸出來的，他知道自己不成，他這同志這個成，那同志那個成，

整天的向同志們恭維不停。

——到魯北失陷後，濟南也淪入敵手，聽說我們這位幹事，跑回他的本縣，在偽組織中當了教育局長，一個救亡的工作者，一搖身，就成了漢奸，我們的幹事，真變得快啊。

我們這些不計較官級高低，而且打算認真的做一點事情的人，在上層幹事不健全，下層同志不健全的景況中，真覺到十分困難。不過我們是有辦法的。這辦法，儘管受到好多同志的批評，如在德州工作的心梅同志，就大不以為然，不過我們是認為比較正確的。

對於同志間的弱點的克服，我們訂下了規約，非在工作期間，不准外出，以免招搖過市，大家都得嚴格的遵守。在工作上，我們儘可能的把領導者的名義，給他們加上，如外出講演，雖然他不能作很合要求的講演，但請他作隊長；編輯壁報，明

明不能寫也不能編，也請他擔任編輯的名義。這樣，在空閒的時候，由吉凱和蘭徽兩同志，教唱救亡歌。我們還打算成立讀書會，但書籍尚未籌備好，我們就恥辱的悲慘的退却了。

至於幹事，在不妨礙我們工作的範圍內，我們像尊重領袖那樣的尊重他。把他舉到天上去，但沒有他的事情做，他也樂得享清福。因為我們明知道，這個幹事不中用，請處長掉換是可能的，但換來的，也不見得就中用啊。

用不上力量的工作

在到了高唐的前半個月中，我們的時間，真荒廢得可憐。荒廢的原因，除了我們自己的不健全，要用最大的力量克服那些弱點上的困難之外，還有前邊所提

到的那位縣長大人，那位表相很「普羅」的縣長大人，不把抗戰的工作看重，一敷衍，再敷衍，使得我們在作宣傳工作之外，不能和村鎮長接頭，進行組織工作。並且，我們初到高唐的七八天，縣長大人忙看看水擋水，對於我們這些協助縣長做民衆工作的人，簡直是不聞不問，我們住在一個小客店裏，擁擠得連寫字的地方都沒有，對我們的宣傳工作，僅僅是宣傳工作，也有極大的妨礙。

縣長不理我們，我們可不能不理縣長。我們催促幹事去找他，派交際員去找他，終於我們得到了一所辦公的房間。

在有了房間之前，我們的工作，只是在縣城或鄉下作街頭講演，有了房間之後，我們馬上就着手出壁報。

壁報，我們在每次趕集的日子，出一次「白話報」，每次五張；每天，我們出「戰地情報」，數目也是五張。

到出「白話報」時：

「同志，你寫一篇稿，要抗戰的故事。」

「同志，你寫一首白話詩，要通俗，有鼓動性。」

「你抄這篇稿，要五份，快！」

「我剪這個。」

「我貼這個。」

「我來畫報頭。」

「我有經驗，我來設計。」

忙得不可開交，忙到夜深十二點。

每天的「戰地情報」：

「××同志，請你和××同志到縣中去聽無線電播音，要八時半到。」

「報告值日官縣中的無線電室鎖上了。」

值日官縐縐眉：「那末到縣署去。」

「報告值日官，縣署管電台的人不在，據說得晚上到班。」

「那末吃過晚飯去等。」

——我們爲了事務有人指揮，不使專任一個人，採取輪流值日制。值日官總管一天中一切的事，比如分派工作，同志外出的請假登記等。——

夜裏，抄消息或聽消息的回來了。

「你整理稿子，同志。」

「同志，你寫的快，來兩張。」

忙得不可開交，忙到夜裏過十二點。

在這工作緊張的時候，一部份沒有事情做的同志，接待朋友，拉起了胡琴，或

開上留聲機，——我們向民衆教育館借到一座留聲機，以備作街頭講演用。——幹事呢，大多的時間，是睡覺。

工作忙極了，有的同志要憤慨，發牢騷；有的同志，就勸他別生氣，因為工作不是爲那個人工作的。

軋軋的敵機飛來，在噹噹的銅鑼警報聲中，我們得到了敵人散放的荒謬傳單。傳單的荒謬言辭，當然不外是怎樣宣傳「皇軍」的應該被歡迎。這種傳單，有時會在愚魯的農民中發生對我們抗戰的反動力，我們要製傳單，反駁牠。

「我來擬一個稿。」

「你去寫鋼版，快！」

「你同××同志拿着紙，到縣署去印。」

忙，忙，忙壞了縣政府的油印機。

傳單印成了，大街去貼，城門去貼，往鄉下去送，到集市上去散，去念給老百姓聽。又是一陣忙。

衙頭的講演，也比住在小店中進行得活躍了。每天成隊的出動，到集日，更大規模的出動。我們這裏有幾位講演的健將：陳蘭徵，吉凱，寥英，綽號活神仙的徐振華，老總柴永烈。此外還有一位說北方話，但北方人並不懂得的廣東同志何其，專能作街頭講演的速寫文稿。

羣衆在聽取街頭講演時，在城裏，在集日，或在鄉下，被那動聽的詞句以及動人的故事感動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多流下淚來。這淚反感動得我們的講演者，也哭起來。

「打倒日本強盜！」

「打倒日本鬼子！」民衆也怒吼起來了。

我們用最大的努力，僅僅能作到口頭的和文字的宣傳。宣傳，宣傳，宣傳之外，我們不能做一點實際的組織工作。而老百姓們聽我們的宣傳，也聽厭了。這時候，我們的軍隊，已經由滄州退下來，滄州失守了。老百姓懷了疑，「正規軍隊都不成，老百姓團結起來又當什麼？」我們對這疑問，捏緊了拳頭，告訴他們非團結不可，團結起來，比軍隊的力量大，但，不能實際進行組織，老百姓並不會看了兩隻拳頭就滿足的。

我們的工作，就是這樣，像一架已經舊得不能再用了的老錶，上上弦，無力的幾走走，生出效力，少得完全不能使人滿意。這工作，簡直是用不上力量啊！

滄州失守，在德州工作的同志，退下來，路過高唐，我看見了心梅同志。心梅同志，告知我一件事，這件事，足以表明我們整個的魯北政治工作，像在開玩笑。

那是說，魯北的政治工作，有幾個特點：一，工作在腿上；某縣的工作同志，從出

發到縣城失守，一直在走路。二，工作在濟南；幹事新結婚，一聽前線戰況不好，就領導着工作人員回濟南。三，工作在嘴上；這不是說宣傳自己的工作，就是說工作只有街頭講演。四，工作在牆上；那是說出刊壁報。五，最末是工作在床上；有幾個縣份，因為無事可作，工作人員，整天的睡覺。有一位幹事，以睡覺出名，被稱為睡覺大王。在比較上說，能得作街頭講演能得出壁報，在這種用不上力量的工作中，還得算是頗有成績了。

警覺了這個縣城

時局一天比一天緊急了。滄州失守後，接着桑園失守，接着德州危急。在高唐城裏，夜深時可以聽到砲聲。

縣長大人，在這時候忽然對於我們的工作，熱心起來了。

熱心的原因，許是德州的砲聲，震醒了他的迷夢，以爲不發揮民衆的力量，他的官要做不長。許是省裏有了嚴厲的公文，命令他加緊組織民衆工作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「急時抱佛腳，」我們山東的當局，自上至下，幾乎是一致的，都是這個辦法。——這裏多說幾句，魯北緊急了，他們這樣加緊的作，可是在魯南，直到敵人到達了黃河，還沒有聽到有人作組織民衆的事，誰都知道這辦法是錯誤的，但沒有人能使它不錯誤。——也許是我們十多天的宣傳，對縣長大人，發生了效果，他覺到是應該注意到民衆的工作了。總之，不管是爲什麼，縣長是忽然不對我們的工作漠然視之了。

縣長和我們的幹事，商量着要在最近開市民大會，嚴厲的通知各區的鄉鎮長必須嚴格的服從，政訓處的指導的公文，也下來了。但，同時我們的張貼的標語

以及戰地情報，却不許出了。原因，怕敵機飛來，做轟炸目標。我們的工作，可以衝出「宣傳」而走入實際的組織，壁報不出，也就不以為有多大的關係了。

睡覺的幹事，也高興了：

「整天價爲沒有實際工作苦悶，這可要忙起來了；看你們的本事吧！」

不知道是爲高興，還是爲了他認爲推動縣長有了功，語氣中對我們過去着急要工作居然露出了不滿。但我們有了實際工作，那裏有閒去管這些。

在同時要展開全縣的工作，工作人員必須全體動員。高唐有八區，一區要去兩個人，人的配合，就大費周折了。

一個能做事的人，配一個工作能力較低的人。我們這樣決定了。同時請誰幹事，能力較低的人，要受較高人的支配，以免在工作上惹起障礙。

這裏我很覺遺憾的，是我被幹事強留在處裏工作，沒有到鄉下去就是前幾

日的宣傳工作，我也沒有去參加。幹事這樣主張，同志們也這樣主張。所以我在這一次的魯北工作中，所作的完全還是在編輯室或辦公室，作文字的事。——這在我個人的經歷上，不能不算一個損失。

工作開始了，組織工作開始了。

一個個工作的同志，從鄉下風塵僕僕的回來，表露了興奮，熱情；一張張的工作的報告，從宿舍急急忙忙的寫出，充滿了興奮，熱情。

工作報告和討論會舉行了。

在每個同志的報告中，特別是吉凱同志，他受到了同志們的奚落，原來他在鄉下，受到了鄉民的熱情的招待，二兩白酒喝得他的臉紅撲撲的。——關於這一點，我們有討論，有主張絕對不得吃老百姓的飯，理由是怕他們生出騷擾的觀念；有主張可以吃的，理由是不吃怕傷了老百姓的感情。結論是，看情形，隨機處理。吉

凱同志的二兩白酒，算未被批評。

在工作討論中，我們決定了工作人員到鄉下去住。因為高唐縣地方並不大，最遠的地方，騎腳踏車也用不了兩小時，但爲了更接近民衆，我們這樣決定了。

從報告中統計，在十天以內，我們至少可以組織三萬壯丁。這是說有三萬壯丁受訓。

同時，高唐城裏以及鄉下的民衆，當然也是爲了砲聲增加他們的恐怖，以爲不自己組織起來，是沒有方法保衛自己的鄉土的，他們一致的，對我們有了熱烈的希望。

——高唐這個縣城，是警覺！

我們工作人員下鄉去，每個人都須帶點伙食費。我們的生活費，處裏沒有發下來，這時候，吃飯已經成了問題，在縣裏，大家一起吃飯，可以勉強不用現錢，分頭

下鄉，就必須用現款了。

在我們下鄉去住，需要的伙食費，還未籌妥，德州失守了，接着高唐的隣縣，恩城也失守了。我們的工作，又受了致命的打擊。

敵兵到了隣境，首先使我們很傷心的看見的，是縣公署公安局的公務員的，物品的遷移，縣署門前，公安局門前，行李，箱子，包裹，堆得像小山，他們抓車，公然抓車，往旁處運——當然是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了。——縣長和公安局長的東西，自然也是在這裏更被保護，更被重視的送走了。

其次，是縣中的學生，紛紛的被家人接走了。

老百姓們呢，當然更沉不住氣了，大車，小車，不絕的往城外趕，推，一兩天的工夫，這裏就忘掉大半個城的人。

——高唐城，整個高速度地陷入了極端的恐怖中。

市民大會開不成了。我們的組織工作，也無從着手了。

局勢是頹唐得不可挽回，禹城危險了。這時我們接到了和縣長同進退的命令。縣長已經準備走了，我們也不能不準備退。軍隊和守城的官吏都退了，我們實在沒有留在這裏犧牲的理由，我們所可惜的，是如果環境順利，組織工作能早進行十天，我們工作效率，雖不能使高唐人自己保衛自己的土地，但我們總可帶走萬而八千的壯丁的。——這個損失的責任，應該由誰來負呢？我們想起來，要覺到十分傷心的。

我們在這裏的工作，雖然沒有成績，但我們不願走在能逃而想逃的老百姓的前頭，我們要在最後的一批中退却。但是有幾位年紀小的同志，必須先走，於是我被命和三位小同志，一位神經有病的同志——老總柴永烈，帶着一部份東西先離縣城暫駐離城二十里的趙家寨。

那是我們離開高唐的那天，我爲一件公事，借了村長的腳踏車回城，辦完事，離城不到三分鐘，敵人的便衣隊，就在東西兩門進攻了，我走的南門，總算倖免，這時我十分的担心城裏的同志城若被攻陷，他們在亂槍下，還能倖存嗎？那天，便衣隊是被打退了。過後我知道，城裏的同志們，也正十分的在担心着我的生命呢。

恥辱的退却

我們是九月十八日從濟南出發，十九日到達高唐，剛好，十月二十日我們又從高唐退却，很恥辱的退却了。

便衣隊一度攻高唐，因爲人數很少，因爲×區的×專員帶隊駐在城裏，所以這少數的便衣隊是被擊退了。——事後我知道，若不是×專員帶隊駐此，這少數

的便衣隊，縣長公安局長，也非棄城，先期的棄城而走不可的；這由武城，夏津，清平，博平的退却，就可以證明的。別城退却的情況，我是聽到的，博平，我是親眼看見的。禹城失守了，魯北通濟南有兩條路，一條路是經博平，過茌平，過河到長清；另一條路，是經博平，過聊城，由阿城過河，再順着黃河到濟南。這兩條路，因為必須都經過博平，所以都得從趙家寨子過。

我們奉到命令，到聊城集中。

這天，趙家寨子，突然熱鬧起來了。從中午到薄暮，公務員，陸續的過，這真忙壞了趙村長，他要招待各種逃難的科長，科員，主任，股長，等等不同名色的官。

我在村中，遇到了趙村長。他滿頭汗。

「真忙啊，村長！」

「可不是！」趙村長幾日來和我處的很好，看見是我，把大腿一拍：「張先生，

我真應付不過來收發處的×主任，才打這裏過去，真對不起他，不要說車子，連個驢子也找不到，×主任自己挑着行李走了；你說我怎麼對得起他？×主任真是好人。

說着又拍一次腿。我看這個老實人，簡直就要哭。

趙村長的樣子，使我很難受。地方官吏，一向須老百姓們供養，但這些親民之官，有什麼好處到過他們的身上？平日，他們對官吏，要遠接近送，到這時候，敵人到了，官吏不想法子保護百姓，而拿腿一跑了事，老百姓還要必恭必敬的，心悅誠服的遠接近迎，山東的民衆，在軍閥的壓迫之下，從行爲到觀念，是這樣的不能掙扎了啊！

天已經快黑了，大路上退却的，已經沒有人了，而我們在城裏的同志，還不見到來。這時候，我真有點急，不是他們退不出來了？但還沒有見到縣長過來，心裏又

輕鬆了好多。

八時過了，才看見我們的同志，僕僕風塵的走了來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吃晚飯。十時了，我們又聽到更嚴重的情報，縣城不知道是不是失守了，專員，縣長，已經騎着大馬奔馳過去了。

趙家寨子離縣城，僅僅二十里，我們當然也在這裏停不住了。於是連夜退却。這裏，我們走在縣裏的官員們的後邊，車子，牲口，以及挑夫，當然都一概雇不到，我們簡單的行裝，因為必須步行，而且還必須快，就不能都帶了，於是我們把不能拿的東西，都丟在趙家寨子的村長家。

趙村長又滿頭大汗的向我們說對不起。我拍拍他的肩膀沒有說什麼。真的，這叫我們說什麼好呢？

艱難的跋涉開始了。

徒駭河的大水，替我們設下了極大的困難，直通博平的汽車公路，被大水沖斷橫在公路上，簡直是數不過來的河。淺一點的，挽挽褲角就涉過去，還不覺難，深一點的，要沒過腰。大凡深的地方寬度也隨着大。頂深的一道水，有四丈多寬，因為水是從公路沖開的，水底下，這裏突淺，那裏突深，凹凸不平，而黃土底，又滑得要命。渡過這道寬水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滑倒水裏去，喝幾口泥湯。我，在水裏，慢慢的試着走，滑了幾次，總算沒有倒，離岸還有十多步，我的力量用盡了，夜深時，浸在水裏的身體，又冷得失了知覺，我立在那裏，完全一步動不了。

「張恭嗎？」綽號活神仙的徐振華，先過了水，一眼看見我立在那裏走不動，問。

「是我，快來吧！」我伸出了手求援。

徐振華又重新下水，把我拖上了岸。

在艱苦中才能見出人類同情心的偉大，我被這種高尚的同志間的友情，深
深的感動。

一道一道的水過去了，前邊又是一道。水不寬，却很深。這道水上，因為不寬，本
放有一塊挑板，以便行人，但這塊板，現在是從中折斷了。原來某科長，得到一頭驢，
一路借着這個牲口，他省了好多的事，過這挑板時，他還沒有下驢，連驢帶人，分量
太重；木板折了人也就落水。放這木板的鄉民，本來是為便行人，藉以得點小費，這
時他守住那塊木板發呆。某科長騎驢落水，就是他告訴我的。

我們既然得到某科長的這種賜與，就只好脫了衣裳，再涉水渡過。

總算把這一段的水過完了。前邊遇到一個村莊。出乎我們意外的，是這個村
莊有了自衛。

「口令！」

「站住，再走就開槍！」卡卡，大栓板開了。

我們有的口令，和他們的又不對，只好大聲的解釋我們的來歷。

「一個一個的過！」嚴肅的命令。

費了一小時多——因為中間還經過一座獨木橋——和壯丁們解釋明白了，大家才安全進入了這個村。保衛村莊的壯丁，有百十多個人，武器，有大槍，有土砲，有紅纓的長槍。莊重，嚴肅，我們對這種武裝，覺到喜歡，欽佩，但我們想想自己的任務，又不禁汗顏了。——這個村落，記得是韓莊，在博平境。

我們在一個店房裏，休息了幾小時，上午十時多，到了博平城。

博平這時也戒了嚴。

這裏應補記一件事。駐在高唐的×專員，和敵人的幾十個便衣隊，對抗了幾小時，在夜裏也悄悄的退了。後來，敵人口口調津浦線的部隊攻太原攻上海，津浦

線上只陵縣駐有幾千人，這時又放棄了佔領的各縣城，×專員又一度回到了高唐。濟南報紙曾大大登載着，「×專員三下高唐州。」

從博平到聊城

我們從高唐狼狽的退到博平，博平城已經四門緊閉，我們是政訓處的人，也不准進。只好在城外休息一下了。

吃過飯，我們身上担負的包裹，再不願背着了，於是幾個人合起，雇一個人給挑着，空着手，覺到輕快得多。

我們雇的這個挑夫，十分的對不起人。也許是鄉民對於皮帶階級的人不信任，他非要我們先付錢不可。錢先付了，他却派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挑，我們說

挑不動，他偏說挑得動，結果路上，我們把東西一再的從他的担子上減下來，還不成而過水的時候，完全由我來扶着他走，不扶着他，他跌倒，濕了被子，到晚上睡覺又成問題了。我身上減輕了一點扭負，手上却添了一個必須扶導着的人。

據鄉人統計，從懷平到聊城，水，恰恰有一百零一道。我們過水沒有數，在艱難中，只覺到幾步就是一道水；我的腳心，一向是怕觸癢的，這時候我赤腳走了五十里。

當我們離開博平不到十里時，八匹馬，在泥水裏奔馳着從我們身旁過去，飛濺了我們一身泥。原來是博平的縣長，在衛隊保護之下，退下去了。

不久又遇到一名退下來的警察，我打聽他，博平不是已經失守了。

「離博平二十里了。是便衣隊。」

原來便衣隊，——不是正規的敵軍，而且是離城還有二十里，縣長先生却老

早的丟下民衆退却了。

這位警察，又告知我，敵人佔領高唐之前，有五架飛機，把高唐城轟炸了。

我對我們在那裏工作一月的小城，抱着無望的惋惜。——不過這是謠傳，敵人佔領了高唐，並沒有轟炸。

敵人來得這末快，看光景幾小時後就可以垂手得博平，因為負責人先跑了，老百姓抵擋什麼。假如敵人騎上馬，在佔了博平之後，就進攻聊城，根據博平縣長的馬的速度來推測，在我們不到聊城之前，準能趕上，我們這些穿着黃黃的軍服，而又手無寸鐵的人，還不是白白的做敵人射擊目標嗎？於是我們不能不加快的走，而且這時分明的聽到了遠處有槍聲，這更增加了我們的恐怖了。

很出意外，我們向南走，居然趕上了博平縣的縣長，原來博平縣長，在馬上行路心急，一不小心，被路旁的樹梗給碰下馬，跌了一身泥，不能動彈，在那裏休息。不

知道是一種什麼心理，我看了這景況，很快意。

這一帶戰場以津浦線爲中心點，魯北的四區，即高唐，夏津，博平，臨清，聊城一帶，已應該算是左翼了，但這左翼，却絲毫沒有軍事的配備，我們從高唐退下來，一直走了二百來里，却沒有看見一個中國兵，直到聊城，我們才看見城裏頭有駐兵。三路軍的軍事佈置，我們真莫明其妙。我們不知道這仗，是怎麼打的。

我們到了聊城，已經精疲力盡了。找到了一個店住下。對於給我們挑担子的那個孩子，我覺倒很可憐，特別多給了幾角錢。——這還是在路上的事，這孩子不知道從那裏撿一個誰扔下的破暖壺殼，他喜歡，拴在腰上，一走一花拉，本來就挑不動東西，又弄成這怪相，叫人又好氣又好笑。我一再勸他扔了，告知他留着沒有用，但他百般不肯，後來沒有辦法，我答應把的一隻嗽口孟給他，作爲扔破壺殼的條件。他看我的嗽口孟，還以爲滿意，才答應了。這孩子有點兒傻氣，也還不討厭。

聊城的恐怖情形，雖未戒嚴，也不次於博平。雖然有滿街兵，但不知道準往那裏開拔。汽車站的負責人，忙着找船，往旁處運汽油，運河的船，已經都被專員公署，公安局以及其他部隊給號上了，這一切都證明聊城，這有名的東昌府，也在動搖中了。

我們有命令，到聊城待命，並且聽說處長已經由臨清到了聊城。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中，我們雖然疲倦，但確是有好多事情要辦的，第一必須先找到許處長。但我們的幹事，進店之後，以為到了安樂鄉，倒頭便睡了。

看當晚的一切情況，如果我們安睡一夜，軍隊撤完，我們真有被活捉的危險。我叫醒了幹事，告知他這一切情況，教他快去找處長，他也知道事體嚴重，趕忙起來，於是找襪子找皮鞋，又鬧了二十多分鐘，才帶着一位姓單的同志去了。

原來許處長已經到濟南去了。不過看專員公署的光景，當晚還不至於有危

險而且再走路實在也不成了，只好睡下等天明。不過我們決定，第二天不論是車，有船，還是步行，一定得走的。

天明了，我被派和單同志去找船。船都被各機關號去了，那裏還有，不過僥倖遇到二十九軍的某營，他們號了兩隻船，用不了，被我們通融來一隻，我們總算有了一隻船。

艱難的渡過了黃河

在聊城，我們登了運河的船。

一隻小船載着我們，向南開去。我們坐在船上，望着悠悠的流水，與兩岸上的風景，和昨前兩日的奔波來對比，真有飄飄然之感了。

同志們對我們在困難中居然找到了船都一致的贊美我也頗覺自得。

在地圖上的運河，是經過阿城，直通黃河的。我們問水手，運河是不是直通黃河，因為這位水手是天津人，七七事變以後，他才駕着他的船從運河開到臨清，最近才到聊城，對於這一帶的地理就全不熟。在船靠岸吃飯時，我們爲這事情打聽上著的居民，有的說，運河到黃河，有四五里水淺不能通船，有的說，在阿城有一道壩，根本過不去。我們在情感上願意信賴地圖，希望着從運河直達黃河，然後順流而下，一直就到了洛口，棄舟登陸，走十里路就是濟南。感情支配着我們，絕對不相信阿城還有一道壩，我們萬分的勉強，也只是相信，只有四五里地水淺的水程而已。

「真有淺水也不要緊。我們人多。」

「對人多，必要時大家都下水，推船走。」

「幾里淺水，——就是沒有水，只是河底有泥，我們這多人，還推不過去嗎？」

在我們的理想裏，前途居然一點困難也沒有，假定中的淺水路程，也絲毫沒有妨礙我們的理想。——可是事實告訴我們，阿城一帶，不但有壩，而且有十里多路完全沒有水。並且在沒有水的路程之前，還有七八里路淺水，淺水並沒有淺得只剩了泥，實際水還有二三尺深，但我們却沒有本，事把船推着往前走。我們完全被空想戲弄了。

在路上，我們完全不知道時局的消息，戰事的情況如何，聊城是不是已失守了，我們都很疑問。根據高唐博平一帶的情況來判斷，假如聊城淪陷，那末我們這一葉扁舟，還愁不被敵人追及嗎？所以我們必須快走。爲了教船快點開行，同志們分班輪流拉繆。

當我在七七事變逃出平津時，坐在海河的小汽船上，望見笨重的民船，有一

排在岸上拉繯，很覺拉繯這種事，距離科學的水準太遠了；但現在，我自己也在這裏拉繯了。

天黑下來了，我們的小船還在運河裏飄，好在有月光，還不悶人。月光照着兩岸模糊的村落、柳林，但我不願用一種賞玩的心理來觀看這依稀的景色；這廣大的土地不久就要殘踏上日帝國主義的鐵蹄了。我沉默的目注着水裏閃爍的月光，我們的水手不知道從那裏買來了一瓶酒，我喝了一大口，不覺就醉醺醺的了。在船靠岸休息時，我遇到一位四十九軍下級軍官，談起來，他是遼甯的×縣人，和我正是小同鄉。

「×縣人在軍界，沒有不當官的，我不願說我是×縣人。」他的名字是張長江，官階是班長。

「這種要強的志氣，是東北人普遍的心理，不只是×縣人，東北人，在這國難

嚴軍中，正是打回老家去的時候，應該特別多做事情；官不官倒不算什麼。」我鼓勵他。

我問他四十九軍在滄州作戰的狀況。他告訴我：

「四十九軍八團人，在這次作戰犧牲五團多，除了在砲火下犧牲的，在水裏淹死的也很多。因為今年的大水，滄州一帶戰地，水深四五尺而敵人有小汽艇，我們則有時用門板拚的船去作戰，船翻了，人就不得活。而人在水裏泡着整天整天的泡着，腿部多中了水毒，多生了瘡。」——張同志說着把他的軍褲挽起，教我看腿上滿是還未痊愈的瘡。

這戰事，真艱苦啊。

「我們頂怕的，不是敵人的飛機，是敵人的汽球。汽球飛得低低的，指揮着他們的砲兵陣地，轟擊我們，是十分準確的。」張班長慨嘆着接着說：「我們但得有

半架飛機，也把這汽球給破壞了。」

「對於沒有飛機這件事，你們當軍官的，怎樣和弟兄們解釋？」

「還不是這一套：現在的戰事，還是在自家的土地內，飛機出動，得傷害多數自家的人。」

真難爲他們啊，製造這理論。

「報紙上，報你們在各縣裏搶劫民財，據你知道的，有沒？若有，說也沒有關係，咱們是自家人。」

「在前方，我們的給養不夠，到村莊去徵集，是有的，而徵集時，由官長和村長接頭，弟兄們是不能自由行動的；若說這就是騷擾老百姓，那我們確是騷擾了。不過我們若不這樣騷擾，是要餓壞不能作戰的。至於搶劫，請你看我們的東西。」他用手指着他們的船，「這裏有什麼是搶來的……我們在前方犧牲性命抗敵，後

方却給我們造謠言，我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」張班長顯然憤慨了。

我們的船要開了；我握了這位戰士——東北健兒的手，說了一聲：「努力向前吧，一時謠言，算不了一回什麼，社會終有明白的一天。」和他分別了。

船在夜裏十時多，到達了淺水的行程，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也不能使船再往前進行，只好再背起來包裹，乘舟登陸步行了。

在夜色蒼茫中，我們走五里多路。聽說綽號二皮臉的土匪，投誠加入某軍，現在駐在阿城，我們要是連夜走到阿城，怕有不方便，因為二皮臉投誠之後，沒有把綠林英雄的習慣，完全改掉，把路人的財物搶去，並算不了一回事。我們雖然沒有財物，但也不必惹這個麻煩，在一個小村裏住下了。

過了以出阿膠知名全國的阿城，到達黃河渡口，在這裏我們看見了我們自家設的崗佈的哨。

駐在此地的軍隊，是二十九軍的石部，石部的學兵隊，我有好多的朋友，在那裏工作，問一位排長，他告我學兵隊不知道開到那裏去了。

到了渡口，我們就得找船了。

船都被軍隊封了去誰也不准動。

幹事拿着名片，去見連長，連長答應撥兩隻船，開往濟南，是絕對不成的，只能送過南岸。

船有了，等着罷，但我們一等，就等了三個鐘頭。等得心急，我就和徐同志到停船處，問崗兵，崗兵領着我們去見排長。

我們過了黃河，又交涉到了一隻船，開往下流，但不能到洛口，僅僅開三十多里，到東阿從東阿沿河而下，我們還有三百多里路。

到東阿這一節水程，我們遇到大風浪，黃河水淺流急，遇到大風，大浪成排，使

人驚心駭目。

從東阿回濟南

到了東阿我們見到了臨清的第四區政訓處的工作人，不過處長是到濟南去了。而我們咋舌不止的，是這個小城裏現在住了九位縣長，他們從魯北退下來，也都到了東阿了。再有一件使我喜歡的事，是我聽說四區政訓處，各縣的工作人員，也都約而同的退到東阿。

第二天，走上了回濟南的大道，濟南，據說還太平，但我們當真就該躲到太平地方去麼？天回答我這問題罷。

59

\$0.15